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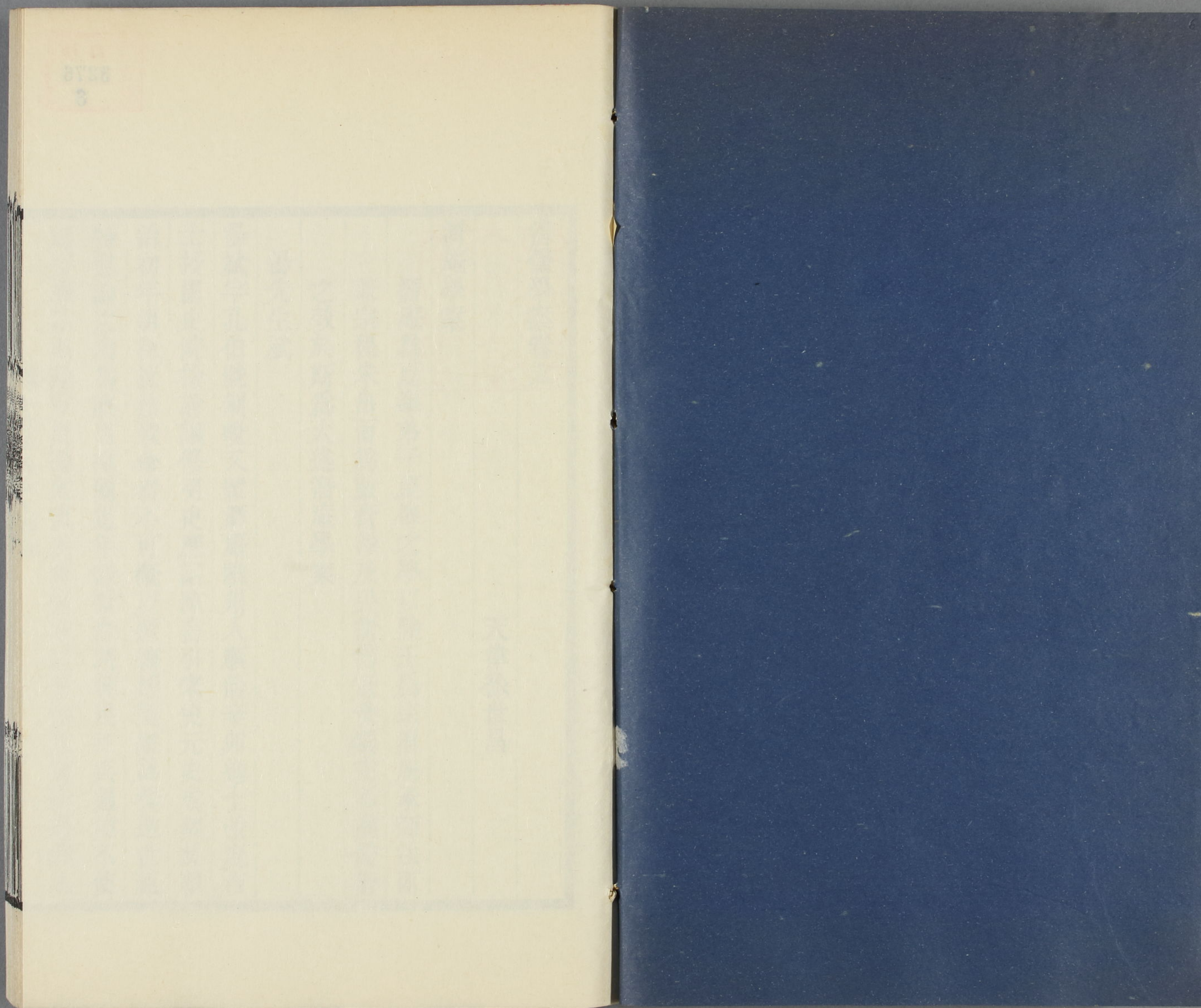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6





清儒學案卷九

天津徐世昌

潛庵學案

潛庵爲夏峯弟子夏峯之學以陸王爲宗潛庵承師法而兼宗程朱出而爲政膏澤及民清節冠世獨立不撓儒術之效於斯爲大述潛庵學案

湯先生斌

湯斌字孔伯號荆峴又號潛庵睢州人順治辛卯進士改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議修明史應詔陳言引宋史元史成例於順治初年明臣抗節致命者不可概以叛書廷議謂爲獎逆世祖特慰諭之出爲陝西潼關道年饑發倉儲貸民征兵過境不使逗留驛站因敝安置得宜流民漸歸調江西嶺北道清滯獄八

百餘事明將李王廷據寧都山先生馳扼南安遣兵追擊禽之
亂乃定乞病養親從孫夏峯於蘇門山講學著弟子籍同訂理
學宗傳歸與同志立志學會建繪川書院父歿終喪不出閉戶
潛修凡十餘年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召試一等授翰林院
侍講與修明史尋爲明史總裁累擢內閣學士二十三年江寧
巡撫缺方廷推聖祖曰今以道學名者言行或相悖朕聞湯斌
從孫奇逢學有操守特用之諭以正風俗爲先時淮揚二府被
水前撫余國柱疏言水退可耕明年當徵賦先生覆勘水未退
奏寢前議蘇松漕欠帶徵量減一二成歸併科則蠲淮揚徐三
府被水逋賦發帑糴湖南米以濟之令諸州縣立社學講孝經
小學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祠明周順昌祠禁婦女游觀胥吏
倡優毋得衣裘帛燬淫詞小說革火葬蘇州上方山五通祠歷

數百年惑民爲害燬其偶像申爲厲禁飭諸州縣有類此者悉
毀其祠教化大行民皆悅服獎廉懲貪吏治清肅上下苞苴淨
絕權貴不便其所爲會上爲皇太子擇師傅廷臣有舉先生者
詔曰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潔己率
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風有位授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將
行吳民罷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總河靳輔與按察使于成
龍爭論下河事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輔命尙書薩穆哈穆成額
會先生議先生主濬下河如成龍言薩穆哈等還奏不以聞先
生至京以實對薩穆哈等坐罷二十六年五月不雨靈臺郎董
漢臣上書指斥時事語侵執政下廷議大學士王熙議置漢臣
重辟先生後至余國柱以告先生曰漢臣應詔言事無死法大
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漢臣卒免罪明珠國柱愈恚摘

其語上聞並摭言先生在江蘇文告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之語指爲訕謗傳旨詰問先生自陳愚昧乞加嚴處會所薦耿介爲少詹事同輔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僥倖求去且及先生妄薦議奪官詔獨留先生調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少間赴通州勘貢木歸一夕卒年六十一先生篤守程朱亦不薄陸王身體力行不尙講論嘗言滯事物以窮理沈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致知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其教人必先明義利之辨謹誠僞之關爲眞經學眞道學否則講論踐履析爲二事世道何賴後人編文集語錄爲湯子遺書十卷又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五卷雍正中追諡文正道光三年從祀文廟

參史傳年譜行略

語錄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旣而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夫最親切處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眞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者是頓因於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眞實用功一日憬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竟

成一鄉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小人祇是不認得獨字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作而生不愧不作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卽善亦不得已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之虛靈不昧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此出是卽孟子所謂性善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反於心體上多一敬字故教人祇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祇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事不論大小祇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虛而無著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恆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箇便不濟事

顏淵問仁夫子祇教以克復數語說得規模旣極宏遠功夫又極切實顏子聞言便直下承當其大勇者乎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戕

害我身之具卽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教子弟祇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靡侈未有能幾於治者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閒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使隕身折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君子小人在天地閒如陰陽之相乘試看從古以來雖極治時舉朝皆君子其閒亦有小人就是極亂時舉朝皆小人其閒也有獨爲君子的有志者正須自立

文集

志學會約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五十尙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與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輾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復列會約數則大約本之馮少墟先生舊約而稍稍增損附以己見亦藉以就正先生長者焉一會以每月初一十一廿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一揖就坐世情寒溫不必多各言十日內言行之得失務要直述無隱善則同人獎之過則規正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

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凡涉時政得失官長賢否及親友家門私事與所作過失并詞訟請託等事一概不許道及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崇真尙樸備饌多不過八器圍坐輩不許過素若人少則四器亦可飯罷酒卽止慎勿杯盤狼藉飲酒笑謔以傷風雅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置一冊子凡是日講論有能發明義理或近日有所心得卽錄冊中以便商訂或有疑難一時不能明白者亦記冊中漸次考正亦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意仍將所問答參悟有合於道者略爲綴記成編以存其說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

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疏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是好勝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學者乎人心易放學問難窮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磋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總是自己求益非務外徇人也鄒東廓先生云講學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呂涇野先生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學道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與好名之心相近我輩浮沈世味悠悠歲月衰老將至漫無心得碌碌一生豈不負父母生成之恩爲宇宙間一大罪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輩大家猛省非求名譽非結聲氣總要各完自己性分各成自己人品不致喪盡幾

希淪於異類富貴功名轉眼卽空如不可求從我所好願同志者相與精進勇猛共證此事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點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祇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亦不妨當面一間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

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中亦不可對眾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卽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爲聖學眞脈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一近日風俗衰薄巧詐滋起凡我會中各宜敦本尙實力崇古

道不得概從流俗苟且避謗至於四禮儀節亦當斟酌復古有斷當改正者亦不必因循隨眾

一善是大家公共的不是一人自私的爲善卻是自己擔當的不是他人強攀的既入會必須實實照約行否則彼此無益孟雲浦先生曰學者躡兩家船不得

新吾呂先生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最爲喫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爲他做一主張發之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質作用安得盡合道理協於天則必須大勇猛振委靡之氣堅果確之心勿以戒慎恐懼爲桎梏勿以怠荒淫肆爲膾炙於發憤忘食之中營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矩度馴焉安焉纔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

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爲痛哭又曰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歧路又曰敬者不苟之謂也敬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不苟也中規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安定辭守如瓶聲音不苟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苟也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毋不敬終也恭而盡之矣又曰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腳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又曰學者要養心氣心氣一衰萬事分毫做不得又曰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又曰才

能技藝讓他人占箇高名莫與爭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夏峯孫先生曰靜坐讀書須先澹其安飽之念方稱好學自世人以富貴爲性命以窮賤爲讐敵而壞心術喪名節祇此欲惡兩念爲之祟耳程子曰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今觀孔顏樂處不出乎世情所謂澹泊憂愁中卽伊川氣貌容色逾勝平生亦自涪川貶後見之益信聖賢所謂樂不於富貴得志時學者正要於此處見得分明又曰世人不知學者勿論卽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時始向學終身無學之日學之晦於天下久矣又曰大凡向學之人獨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爲單板隨人之意多近於圓圓之弊也爲輭熟初

學宜以方入學力深單板自化斷不可失之輭熟耳新吾先生爲同郡先哲夏峯先生爲今日先覺故各摘語錄數則與同志共勸焉

學言

周子得孔孟之傳其說太極圖也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此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也而論者以爲易流於禪竊謂不然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者天之心也性者天之理也天理非可以動靜言而主靜亦不可以時位論泥主靜之說不得其義固易流於禪若昧主靜之意而徒事於標末補綴則隱微多疚人品僞而事功無本此鄉愿之爲學孔孟之所深拒也程子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得之又曰學者敬以直內爲本朱子

曰靜者性之眞也涵養中體出端倪則一一皆爲己物豫章延平師友相傳皆是此意其曰窮理者亦窮天所與我之理也故可以盡性而至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其功也後人失其精意遂至沈溺訓詁泛濫名物幾於支離而無本王守仁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然或語上而遺下偏重而失中門人以虛見承襲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王畿四無之說出益洸洋恣肆失其宗旨其流弊有甚焉者故羅洪先有世間無現成良知之說而顧憲成高攀龍亦主性善之論夫儒者於極重難返之際深憂大懼不得已補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賴以存學者先識孔子孟子之眞身體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見焉未嘗不殊途同歸如顏曾爲大宗而由賜師商各得聖人之一體若學力不實此心無主徒從語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

葉皆僞其所爲不越功利詞章之習而欲收廓清寧一之功恐言愈多而道愈晦聖賢心傳不見於天下後世也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古人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濂洛關閩以達於孔孟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命五常具備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

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

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時內黃令張君仲誠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中以此書蠲俸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願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

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
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
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
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
吾性未盡也試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
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
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
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
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
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公諸同好之意
矣陸子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斌惟
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

蘇州府儒學碑記

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
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
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
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
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
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
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
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
也所謂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
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
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

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道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

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眞經學其斯爲眞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

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尙以僞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許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

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爲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王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茆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

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自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

非僕之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圖專晤求先生盡教之

附錄

先生辭官乞養後侍父及繼母軒恭人居里色養盡孝讀書恆至夕父令就寢輒至夜分不輟嘗曰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非學也

行略

先生父喪服闋詣蘇門謁孫夏峯受業門下每質疑夏峯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夏峯與書曰僕以骨脆膽薄孤立肩承三十餘年今得道丈付之天挺弘毅之資天之有意於

斯文豈偶然哉及再過夏峯問答甚多嘗謂人能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常自若非有增損也

同上

先生再入詞館居京師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直講筵聖祖令錄詩文進覽所進詩文各十篇聖祖閱至學言一篇命陳大意對曰周子至朱子學皆純正精微後學溺於訓詁殊失其本意王守仁致良知之說救正末學流弊但語多失中門人又失其宗旨竊謂補偏救弊各有深心願學者識聖人之真身體力行久之當自有益徒競口語無益也上領之又次閱院中宿直詩曰憂多道轉親何謂也對曰臣幼遭亂離平生在憂患中隨事體認於道理轉覺親近詩詞樸拙不勝惶恐上賜以紗緞遣使歸奉繼母軒恭人

同上

工科給事中任辰旦疏議巡狩封禪之非大學士擬旨切責先

生言封禪固不可巡狩若行車駕將漸徧五嶽上德威遠播自無所慮要不可爲子孫法公等宜審思之又有議變法者先生言使天下官皆不以貨得則法疏而弊自絕今不澄其源其究也上下相蒙而已

同上

先生性甘淡泊居官不以絲毫擾民夏從質肆中易芋帳自蔽春野薺生日採取啖之脫粟羹豆與幕客對飯一日公子市隻雞召而數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乎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乎生日薦紳知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命錄汪琬文以入而返其屏吳士徐枋文節公汧子也隱居靈巖山四十年未嘗入城市屏騶從訪之枋不出久立其門終不肯見時人兩高之

同上

先生前政余國柱與大學士明珠比先生奏請蠲漕國柱方爲

戶部尙書遣人語曰此皆北門力也宜酬以金四十萬先生拒勿與國柱日與明珠謀中先生者

同上

先生入見聖祖褒其清謹皇太子出閣命行坐講禮遇廷議上必問湯斌云何先生感知遇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明珠及國柱愈忌之請復夏秋兩稅法罷蘆課辦銅國柱執不可及議董漢臣上書明珠等益憾或勸委曲詣諸公必有居閒解之者先生笑曰吾生平義命自安今年逾六十尙何求或勸發二人陰事以紓禍先生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

同上

尹元孚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不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可乎所著書皆不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議乃經國訏謨以布優優之

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洛學編

彭南昀曰先生邃資夙稟與同志切劘正學復從孫夏峯於百泉之上講習亶亶灼見性天一以躬行心得爲歸不拘牽文義每曰姚江之學反本窮原以救末流之弊而特嚴其門人虛見承襲流爲洸洋恣肆致疑於以儒入禪者此其善學姚江正所以善學程朱也歟

潛庵文集節要序

潛庵家學

湯先生傳

湯溥字元博潛庵長子諸生與弟濬沆準並能承志力學潛庵嘗親課之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又嘗訓曰天理當時時體察用力旣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忤

參湯子遺書

湯先生準

湯準字穉平潛庵第四子年十三卽有志聖賢之學潛庵喜授以理學宗傳於濂洛授受朱陸異同及宋明諸儒講論靡不悉心研究而對人則口不言學嘗曰學而徒尙口說何與身心性命居喪哀毀諸兄或有疾終夜徬徨若疚在躬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晚年闢臨漪園讀書其中學者稱爲臨漪先生著有臨漪園集

參中州文徵

湯先生恆泰

湯恆泰字庸山潛庵曾孫乾隆戊午舉人祖沆訓以諸儒微旨融會貫通夏邑彭冠稱之曰中州理學至文正集其成庸山於數傳後聞卽信信卽學身體力行至死不倦雖曰家學豈非篤

志哉

參中州文徵

潛庵弟子

王先生廷燦

王廷燦字似齋錢塘人康熙辛酉舉人官江南崇明縣知縣家世習理學鄉舉出潛庵之門遂從講授潛庵嘗語之曰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卽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又曰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死於安樂生於憂患刻刻當存此念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卽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潛庵卒後其遺藁或刻於中州或節要刻於吳門先生搜輯遺文益所未備編爲十卷曰湯子遺書附輯年譜刊行繼知吳縣從士民之請爲潛庵建坊胥門之許以誌去思

參遺書語錄
毛奇齡撰序

彭先生定求 別爲南畝學案

案湯子遺書語錄一卷載筆述諸人稱門人者凡三王廷燦及錢塘沈佳秀水范景皆潛庵典試浙江所得士後從受業者佳康熙戊辰進士官安化知縣景康熙庚辰進士官輝縣知縣他如柘城寶克勤鞏縣姚爾申皆無門人之稱是未
在弟子籍今列入從游

潛庵交游

耿先生介

耿介原名冲壁字介石號逸庵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築石城以捍海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初調江西湖東道官省改直隸大名道直隸多逃人株連牽引一案至三四十人在任期年三百餘案不

蔓及無辜民咸感之母憂歸執贄於孫夏峯之門篤志躬行復嵩陽書院士風蒸起以潛庵薦特授侍講學士轉少詹事輔導皇太子未幾以疾疏辭被論休致歸復主書院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潛庵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著有理學要旨 先正事畧作理學正經 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彙 參尹會撰傳

孝經易知自序

吾讀孝經至於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歎曰嗚呼孝之道大矣觀一聖一賢一堂問答之際唐虞雍穆三代熙皞之象宛然在目蓋亟欲其行之也故夫子曰吾行在孝經而卒以不得行及讀論語見孔門言仁言孝又未嘗不撫卷流連作而歎曰嗚呼

孝道之大大於此矣蓋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理一天之理也是理在天爲元賦於人爲仁天地生物之心元氣流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發而爲孝由孩提愛敬之良充其量直至於胞民與物參天地參化育則可謂分殊而理一用大而體約矣吾夫子刪定參修他書皆不自名經而獨於孝經則自名之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豈不以無人不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卽無人不以生物爲心無人不以生物爲心卽無人不以愛親爲念經常不易之道未嘗一日泯於人心乎有世道之責者亦何不念此也今天下車書一統海寓乂安聖天子躬行仁孝以禮樂彝倫化導天下將見太和之氣在宇宙閒然則欲求德之本而敎所由舍孝經何以哉誠使爲子者人手一編朝夕講貫心得躬行由一家而一國而天下

和順吉祥之氣洋溢充周以之爲臣則忠以之爲弟則弟以之交友則信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孝之融液者深則仁之所訖暨溥唐虞雍穆三代熙皞之象無難再見今日矣介山居無事沈潛是經蓋亦有年不揣妄謬折衷前儒之旨務歸簡要編次成帙刊行以廣其傳其於風俗人心有所裨益與否非愚之所敢知也

太極圖義

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敎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一

簡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土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互古此天理亙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醕酢萬

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行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各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

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也喫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手工夫處矣

讀通書

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

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閒乎

案先生文集未見上二篇據唐氏學案小識採入

附錄

潛庵答逸庵書曰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而中藏客氣自以爲密察而實多黏纏與人似恭敬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則不動矣而名心未必潛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天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

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

湯子遺書

又曰我輩祇是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祇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卻涵養甚的具具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本原的工夫固是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

同上

田先生蘭芳

田蘭芳字梁紫號箕山睢州人諸生事繼母以孝聞少豪邁不羈嚴峻嫉惡潛庵里居立志學會相與講貫遂篤志聖學久之

表裏洞徹同異貫通潛庵嘗與論爲學畢竟以何者爲要先生舉主敬以對潛庵稱善乞作潛庵記貽書論學前後數十通身後遺文亦經評輯晚年所造益邃圭角俱化主睢州道存書院里中英彥咸北面稱弟子潛庵子準受業其門卒年七十四私諡誠確先生著有逸德軒文集

參湯準撰傳

附錄

潛庵與箕山書曰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語言文字觀正以此耳

湯子遺書

張先生沐

別爲起庵學案

李先生來章

別見起庵學案

施先生閏章

別爲愚山學案

汪先生琬

別見亭林學案

潛庵從游

竇先生克勤

竇克勤字敏修一字良齋號靜庵又號遜庵柘城人自先世以理學相傳身體力行立日錄以自省耿逸庵倡道嵩陽以所學印可爲忘年交鄉舉後至京師謁潛庵講學潛庵謂師道不立由於教官失職勸就教職除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立五社學擇學行足式者爲之長善則勸過則懲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孔孟者示以崇正黜邪之義康熙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遭母喪讀禮居廬建朱陽書院於柘城東郊與諸生講學服闋散館授檢討分校會試焚香誓天所得士多名宿聖祖命諸翰林作書先生書學宗孔孟

法在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上覽而善之以父老乞

歸增擴朱陽書院倡導正學中州自夏峯嵩陽外朱陽學者稱

盛所著書理學正宗外有孝經闡義事親庸言泌陽學條規尋

樂堂家書尋樂堂文集

參湯右曾撰墓誌 尹會一撰傳
國朝學案小識 中州文徵

理學正宗自序

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與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眾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

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肩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汝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厯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所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

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其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

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於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徧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閒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

姚先生爾申

姚爾申字岳生號希庵鞏縣人諸生從耿逸庵學以文謁潛庵潛庵稱之曰河洛之閒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遂從問學討論切摯能傳潛庵逸庵之學著有日知錄芸窗手草潛陽問答

嵩談錄太極圖辨理學要旨文集

參湯子遺書
中州文徵

附錄

潛庵與岳生書曰昔王心齋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之純熟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今高堂眉壽兄弟怡怡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著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然物我無閒特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場好話說過也

湯子遺書

又曰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祇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卻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卻靠不得師友惟得之

難斯爲真有

同上

冉先生觀祖

別見敬庵學案

清儒學案卷九終

清儒學案卷十

天津徐世昌

三魚學案

明季講學家多宗陽明清初尙承其緒夏峯黎洲壇坫門
牆極一時之盛清獻端居獨學以濂洛關閩爲聖學正軌
身體力行排斥陽明尤不遺餘力李文貞張清恪達而在
上闡揚擴大康熙間講學必奉程朱爲準清獻其尤粹者
也述三魚學案

陸先生隴其

陸隴其初名龍其字稼書平湖人少卽講學專宗朱子以居敬
窮理爲要嘗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
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

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家貧授徒非義不取年逾四十成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知縣賦多俗侈先生守約持儉務以德化民政教兼施民以大和十五年福建按察使缺聖祖命選賢能愛民之官不拘常例擢用魏公象樞方以先生應詔而江寧巡撫慕天顏言嘉定政繁多逋賦先生操守清絕一塵才幹乃非肆應宜調簡縣疏下部議以才力不及降調會縣民爲盜所殺而訟其讐先生旣獲盜定讞部議以初報不言盜遂坐諱盜奪官十七年舉博學鴻儒未及試丁父憂歸聖祖諭廷臣舉清廉官魏公復以先生應詔命以知縣用服闋補直隸靈壽知縣土瘠民貧役繁而俗薄先生乃爲減役勸墾歲饑治賑全活甚衆直隸巡撫格爾古德奏薦先生有清操愛民如子尋詔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陳公廷敬以先生應詔行取授四

川道監察御史偏沅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總督請在任守制先生劾罷之時師征噶爾丹行捐納事例御史陳菁請罷捐免保舉而增應升先用部議未行先生疏言捐免保舉與捐納先用皆不可行更請捐納之員三年無保舉卽予休致戶部以捐生觀望遲誤軍需請奪先生官詔原之會順天府尹衛旣齊巡畿輔還奏民心皇皇恐先生違謫遂得免尋命巡視北城試俸滿部議調外因假歸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三逾年江南學政缺聖祖欲用先生大學士王熙奏隴其已前卒聖祖嗟歎良久曰本朝如此人不可多得矣雍正二年世宗臨雍議增文廟從祀諸儒先生與焉乾隆元年追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生充養完粹踐履篤實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而於辨正學術分別是非尤侃侃

不少假借力排陽明良知之弊兼及涇陽景逸謂雖不主陽明而偏重靜坐猶未出陽明範圍嘗跋張武承王學質疑以闢姚江之學比於孟子闢楊墨又爲松陽講義自序謂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其衛道之嚴且切如是所著書有讀禮志疑六卷古文尙書攷一卷禮經會元疏釋四卷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續困勉錄六卷戰國策去毒二卷靈壽縣志十卷問學錄四卷松陽講義十二卷松陽鈔存二卷讀朱隨筆四卷三魚堂賸言十二卷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參史傳 陳廷敬撰墓誌

銘 柯崇樸撰行狀 李鉉等撰稼書 先生年譜 四庫提要 學案小識

文集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邇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吾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于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

平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于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

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

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

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

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

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

清儒學案卷十
六
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吾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們所謂良知又曰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

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

養性之法不得不爲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

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

也若其閒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彥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閒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

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閒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性學說

五性合三達德乃是聖學之性異學之性中國則有告子生之謂性之性西土則有佛家作用是性之性兩性專以知覺運動者言人與物同蠢然之性也斷絕五性而三達靡所用全向氣上發露而佛家之明心見性乃無吾性之智仁勇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讀呻吟語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謂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著情種矣愚謂若如佛氏以知覺爲性則性只有一箇若如程朱言性卽理也則理有分有合合之爲一分之則爲五安得謂性只有一箇又

謂先天理而已後天氣而已愚謂先天後天似不可以理氣分又謂多學而識是中人以下學問教有頓漸二門愚謂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有此一法謂有頓漸二門者嘉隆以來諸儒陰入於禪者之言也

跋程氏讀書分年日程後

古注疏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創造耶故程朱之於古注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尙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

答李子喬書

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廓念菴近溪顯樹姚江之幟

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菴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啟新尙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闢門戶自起鑪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怪乎講學者眾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松陽鈔存

仁義禮智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義及其成則爲禮旣成而藏則爲智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發出來皆

是路

楊惕齋曰朱子云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又曰以仁存於心義形於外言則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先生此條闡朱子意極明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卽愛亦不離愛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言仁之說於是始精然不讀朱子仁說及語類所記論仁各條亦不知程朱用心之苦

周子太極圖全是知天命之學

禮樂二者相爲表裏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是禮中之樂周禮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日中以無相奪倫言日祇以肅然起敬言是樂中之禮

考亭淵源錄載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涪叟日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慎恐懼四字已是

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載於近思錄第四卷中朱子於復卦象注日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日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日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日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楊惕齋日此條極有關係但謂朱子語類一條爲德元所

記想先生祇據淵源錄未及細考耳查語類乃沈莊仲僞所記然看朱子訓沈僞諸條則莊仲初曾爲永嘉之學者又一條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卻放得遠少閒會失心去玩失心二字則莊仲又似爲金谿之學者又一條訓以善讀書之法與友仁同則此語誠恐失其真也先生此條定爲學術稍偏者所不樂聞基懼或借誤莊仲爲德元以藉口故附辨於此

大學言八條目而戒慎恐懼貫乎其中中庸言戒慎恐懼而八條目貫乎其中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事誠正亦就接物處事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

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陳膚仲書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亦卽學規之意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一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例朱子皆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卽屋之牆恐人認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也克己一己字最可怕這箇己生於氣質成於習

染爲意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入於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子弟友仕止久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大綱不正萬目不舉皆是這箇作怪能急能緩能剛能柔能顯能隱千態萬狀雖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不同然有了一分便障了一分義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是能將這箇去得淨盡無處容留自聖人以下皆是以這箇去留之分數爲人品之高下

必窮十三經必閱注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集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得無詩人所謂田甫田乎曰此學者之本務也非甫田也但亦當循序而漸進易曰寬以居之程氏分年讀書日程一編真可謂學者準繩朱子謂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且從象以下

說此與不敢輕言春秋之例同一闕疑之法蓋朱子解經有極放膽處有極小心處然放膽處亦從小心處來朱子於易則取先天圖取河圖洛書於詩則黜小序於大學則不用古本於孝經則作刊誤此皆有旋乾轉坤之力與湯武撥亂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學則可無朱子之學則妄也明儒往往欲舍朱子而自立門戶其高者則管夷吾之內政軍令其卑者則商鞅之決裂阡陌而已

楊惕齋曰先生雅不喜學者輕易經傳謂南巢牧野止可讓湯武一行不宜於程朱後再議更張故於草廬諸書俱有所不滿爲此也仁山先生定洪範經傳可謂停當而先生於詹某洪範河洛諸解質疑猶曰仁山議論不可不存於天地間但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於篇末庶有以擴學

清儒學案卷一
者之胸襟而不開其弊蓋先生之防微杜漸謹守朱子家法如此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楊惕齋曰朱子每好言恰好二字先生此二語亦只是要恰好又此二語省察克治都在裏

李見羅曰仕止久速外別無秋陽江漢此言甚好然卻未盡如喜怒哀樂子臣弟友皆是秋陽江漢又以一貫言之則一箇秋陽江漢貫萬箇秋陽江漢
閱聖人百世章想親炙二字見成周風俗之厚伯夷有功焉春秋之末至於戰國柳下惠有功焉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徵蓋惜文武

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今孔子之道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獨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述諸經之傳注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類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章楓山謂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信哉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知採擇而爲此言耳

人無遠慮不但是溺於宴安耽於嗜欲如虛無寂滅記誦詞章之徒皆是不知遠慮遠慮不是從利害起見只是步步循天理

史傳成湯解網一事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綱而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故商道號尙嚴然未嘗不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王之法哉宋史仁宗贊曰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仁宗可謂得商湯解網遺意漢卓茂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其意亦猶是

孔子之時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尙少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

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薛文清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蓋此之謂也

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愚按收拾精神而不讀書窮理發出來不能無差且其所謂收拾精神者不免如觀心說所譏非如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略綽提撕也安得無病至其所以收拾精神主於自私自利而非主於存天理又無論矣大抵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都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轍

以六經爲聖人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注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象山之解經其害更甚於王何也

問學錄

論語富與貴章言爲仁工夫最有次第蓋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居敬窮理力行工夫皆在其中然其初必先打破貧富貴賤二關此二關不破雖欲爲仁不可得也其終必要打破忙間生死二關此二關不破則雖爲仁不能至也反覆此章爲仁之序可見矣然孟子教人必曰性善必曰人皆可爲堯舜此又是最初二關蓋知性善則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放心不可不求此是人禽之關知堯舜可爲則不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此是聖凡之關於此勘破然後能審擇於富貴貧賤

之際而進於仁然人或有因觔已破而甘自棄者故夫子每教人改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此是剝復之關又是由邪反正者最初下手處

中庸辨誠僞而春秋止論是非齊桓晉文有功亦褒何嘗必推原其心術蓋律已而不辨誠僞則無由進道治人而必辨誠僞則無一人之不可疑小人且得借此以中傷君子前代僞學之禁可鑒已故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春秋治天下之法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須要在事勢牽制中放出力量來方能如此

子夏云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能戰卽是好機括今人俱望風而靡何嘗能戰但與紛華靡麗戰猶易與貧窮困阨戰卻難故須要在此處爭箇勝負

方是真能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

東莊謂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如論語仲尼焉學章道字注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乎論道體不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以此爲遵畔乎不畔乎蓋此章叔孫問仲尼何師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則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如此觀之方見朱註之不可易愚按東莊之論

最精蓋使泛論道統則當就生知天縱言不當復就師言矣此朱子所以斷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遵註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畔也將不旋踵矣以此推之豈特讀書爲然子孫守祖父之法臣民奉朝廷之制誠能知其所以然則雖或誘之使不遵而不能不然雖一時行之未幾而思變焉矣况又有邪說詖行從而惑之乎即使幸而未變亦將拘牽附會不勝其弊至於積重難返而不得不變原其始皆由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故至此也或曰世俗之難與深言久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能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也聖人不能使之知而況於後世乎曰不然孔子之言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可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治雖定而天下之治亂未

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讀法之舉皆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後其所當然者可以常由而不變卽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盡知而浸灌之久務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其所當然而不變昔周之盛時無日不教導其民開其知覺而去其壅蔽至於成康之際則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風俗淳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尙在使當時教導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則豈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變哉後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則聽其不知學校雖設而徒爲具文是以風靡俗頹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其始也民不得已而由之或陽由而陰違之其繼也終歸於廢弛扞格而上亦無

如之何嗚呼是豈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聽其不知者之過耶夫治民者束縛之馳驟之欲其一日而曉然於道德之旨則誠有所不可若夫漸以引之寬以導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覺日開日明因其所當然而徐悟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則其所當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朱子集中吳伯豐問孟子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云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按今孟子注仍是伯豐所引則知朱子於集注未及改者亦有矣然其大本則必無差非姚江之徒所可藉口也

三魚堂賸言

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部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於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之未詳卽邵子所云一陽

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春秋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所論陳災眚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是得體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

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附錄

先生七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渡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有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漏處後世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以此

行狀

先生以嘉隆以後講章雜出如翼注合注見聖編不下數十家取其可發明章句集注者悉采之爲四書講義既又采呂東莊仇滄柱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並及大全辨四書繹諸書爲續編晚年欲輯四書困勉錄標學問思辨行五目書未及成及門諸子卽以講義當困勉錄一書題二名云

年譜

先生宰嘉定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或父訟子泣而諭之子披父歸而善事焉弟訟兄察導訟者杖之兄弟皆

感悔俗多惡少聚黨爲暴責其尤者校於衢視其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豪家僕奪負薪者妻發吏捕治之豪折節改悔卒爲善人訟不以吏胥逮民有宗族爭者以族長有鄉里爭者以里老又或使兩造相要俱至謂之自追徵糧用挂比法書其名以俟比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所不足倍輸於後值軍興徵餉自度必以不辦免乃下令謂不戀一官顧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

墓誌銘及行狀

先生至靈壽旱澇頻仍務與民休息自陳入款始終力行縣歲以灰車五供役京師先生請於上官與鄰縣更迭應役俾蘇民困卒減去二輛俗悍而輕生不忍睚眦之忿輒至殺人先生爲之曲通其固蔽聞者感悟申明鄉約保甲之制以遏盜源功令

禁隱地匿賦州縣長吏議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曠地間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徧曉謂朝廷決不與民爭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於是漸有關者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丁額萬四千有奇五年編審必增數十丁蓋前令以溢額爲功遇逃亡死絕不敢刪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因以實額報值歲饑詔發帑治賑縣得銀三千兩又發倉穀僅二百石而飢民多至二萬三千八百有奇先生每日裹糧馳驅山谷間審其眾寡而酌給焉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逾額先生不爲動卒盡散之

行狀及年譜

先生入臺疏陳畿輔邊山一帶荒多熟少上年荒旱奉諭將二

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

蠲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既徵其新又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

所能堪詣乾清宮面奏上稱善再三疏下部格不行特旨盡行

蠲免

年譜

先生任臺職一年知無不言然與眾齟齬試俸期滿例有甄別

院長擬以不稱職對品調用遂歸

同上

先生在靈壽時奉部檄調簾入京尋以到遲不果大學士明珠

欲一見先生屬崑山徐尙書乾學爲達意先生以縣務倥傯不

敢久留爲辭越日卽出都矣

同上

四庫總目曰三魚堂賸言十二卷皆平時劄記之文未分門目推求其例則一卷至四卷皆說五經六卷皆說四書而附太極圖說近思錄小學數條七卷八卷皆說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說子史而亦間論雜事昔朱子博極羣書於古今之事一窮究原委而別白其是非凡所考論率有根據隴其傳朱子

之學爲國朝醇儒第一是書乃其緒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漢註唐疏爲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探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誠敬屏棄詩書自謂得聖賢之心法觀於是編可以見其造詣矣

三魚堂臆言提要

侯大年曰先生束髮受書卽有志於聖賢事業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精思樂玩擇善固執蓋積有年所而學始大成處而飭躬砥行出而致君澤民發於言而見於行者無非道也一生造詣務在躬行實踐守下學上達之旨爲慎獨存誠之學作爲文章炳炳烺烺不屑規撫形肖而意到筆隨直抒所見務在敦倫彰教引人優入聖域有德者必有言直可追配濂洛關閩以上纘洙泗之緒無疑矣

三魚堂文集序

唐鏡海曰讀先生學術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莅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缺失儼然程朱之氣象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夫以程朱之道成己卽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不置一辭乎是必不能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辯哉

學案小識

三魚弟子

周先生纁

周纁字我園婁縣人清獻爲諸生時館於其家凡三載後以歲貢生官崇明縣訓導著有遙集齋集

參稼書年譜 許仁沐撰景陸粹編

趙先生鳳翔

趙鳳翔字魚裳婁縣人諸生少有文譽從清獻學斂華就實體

主敬窮理之旨所造益醇清獻卒門人編訂遺書先生之功爲多弟慎微字旗公同受學時稱二趙

參稼書年譜
景陸粹編

程先生儀千

程儀千字言遠婁縣人諸生來受學時以朱子文集爲贅清獻稱其文皆先儒正脈後以舉人官河南泌陽知縣擢刑部主事改國子監助教嘗曰生平無過人處惟恭字差可自信

參三魚堂日記

稼書年譜

張先生慧

張慧字廸吉金山人歲貢生官繁昌訓導以孝友稱著有四書

質疑毛詩會意周易探微

參三魚堂日記
景陸粹編

王先生原

王原字仲深號令貽青浦人從清獻受業又問學於湯文正精

研理道一以濂洛爲宗康熙戊辰進士歷知廣東茂名貴州銅

仁諸縣有治蹟行取工科給事中以事降調卒年八十有四著

有學庸正譌論孟釋義春秋咫聞歷代宗廟圖考明食貨志補

錄深廬劄記深廬集訓終志雜說詩文集

參三魚堂日記
王昶撰傳

瞿先生天潢

瞿天潢字爰楫婁縣人與王仲深同來受學清獻稱其人與文

皆有古風

參三魚堂日記
景陸粹編

倪先生淑則

倪淑則字貽孫平湖入歲貢生清獻嘗主其家七年授小學近

思錄諸書篤信謹守好學不倦爲及門之冠子喆字幼貞嘗校

訂四書大全諸書

參稼書年譜
平湖縣志

李先生實

李實字玉如嘉定人嘗割臂療父疾清獻試童子閱其文曰是潛心理學者拔第一補諸生遂從學由河津上窺伊洛著有學庸順文附當湖答問辨經史疑義

參三魚堂日記
景陸粹編

金先生潮

金潮字來書號良庵嘉定人諸生事父至孝偕李玉如同執贄後張清恪延入紫陽書院又招商訂困學錄著有學庸大全集說論語炳燭編

參三魚堂日記
景陸粹編

吳先生台碩

吳台碩字位三嘉定人著有心印正說三十四卷以學術治功之要分立篇目而各爲論以發明之凡三十四類每類又各有子目於洛閩緒言及歷代史論多所徵引清獻嘗爲之序

參史傳

四庫提要

席先生永恂

席永恂字漢翼常熟人父啟寓官工部主事嘗刻唐詩百名家集清獻自嘉定罷歸延教其諸子及膺薦同入都仍主其家先生深思好學力求實踐後以歲貢生官國子監助教著有陸學質疑性理鈔陶廬集弟前席字漢庭官內閣中書同爲校刊清

獻遺書

參稼書年譜
常熟縣志
景陸粹編

侯先生開國

侯開國字大年嘉定人諸生初受業於陸翼王之門假館席氏親炙清獻學務博覽工文尤以詩鳴爲膠城八子之一著有春秋注疏大全集要經世道源錄南樓日劄鳳阿山房詩集樂山文集子銓字秉衡亦從清獻受業三魚堂文集爲先生父子編

定行世

參三魚堂日記
景陸粹編

張先生曷

張曷字長史華亭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編修久欲執經門下會清獻在諫垣疏論捐例將干嚴議遂亟請執贄嘗發明西銘要義安溪李文貞稱其精切

參稼書年譜
景陸粹編

徐先生善建

徐善建字孝標嘉善人諸生究心周易及宋五子書教人以朱子小學北溪字義謂先識體段方可入精微處清獻著讀禮志疑先生與爲參訂母歿哀慟嘔血數升時稱其孝

參史傳
嘉善縣志

曹先生宗柱

曹宗柱字星佑平湖人諸生清獻女夫力行孝弟精研理學嘗論曹月川夜行燭及陳清瀾學蔀通辨清獻採其說入問學錄輯清獻年譜一以朱子年譜爲式

參平湖縣志
景陸粹編

陸先生奎勳

陸奎勳字聚侯號星坡清獻族弟師事焉康熙辛丑進士官檢討通籍時年垂六十矣歸里講學潛心著述學者稱陸堂先生嘗主廣西秀峯書院創立學規仿朱子白鹿洞遺意成就甚眾生平誦法朱子不遺餘力儀封張清恪命作正學論先生以爲有孟子斯可以闢楊墨有朱子斯可興象山同甫往復辨論且誦法朱子不徒誦其遺書必當效法其持身之嚴教家之肅正心誠意以格君非建書院刊六經以教育士子舉行社倉興復水利蠲減木炭稅銀以利濟民生然後足稱朱門嫡嗣也清恪深以爲然著有陸堂易學十卷詩學十二卷今文尙書說三卷戴禮緒言四卷春秋義存錄十二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四卷又嘗輯八代詩揆唐詩安字音舉要等書

參史傳

三魚交游

應先生撝謙 別爲潛齋學案

湯先生斌 別爲潛庵學案

張先生烈 別爲孜堂學案

呂先生留良 別見楊園學案

徐先生世沐 別見桴亭學案

范先生鄱鼎 別爲婁山學案

周先生梁

周梁字好生金山人諸生家朱涇父心屺字永瞻爲清獻父執先生與清獻游清獻授以魏莊渠書及邱文莊所撰朱子學的又假程氏分年日程及學範以歸屢通書問以道義相切劘清獻爲作困學齋記著有困學錄寧化雷鉉稱其言簡而義該意

懇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比之明時曹

月川而以清獻擬薛文清云 參三魚堂文集 學案小識 松江府志

三魚從游

張先生雲章

張雲章字漢瞻號倬庵嘉定人國子生少治陽明之學人都客徐尙書乾學家爲校刻宋元經解旣從清獻游乃盡讀朱子書所造益遠清獻宰靈壽時爲當路所排不與行取先生上書大學士徐元文謂陸公被抑道學喪氣宜極言揚榘存公道及蘇撫張清恪與總督噶禮互劾又上書安溪李文貞請爲激揚別白會有詔求巖穴隱逸之士以侍郎湯右曾薦入都與修尙書彙纂書成議敘知縣不謁選清恪延主潞河書院踰年辭歸雍正四年卒年七十九學者稱端文先生著有南北史摘要樸村

集參史傳方苞撰墓誌銘

馬先生爾恂

馬爾恂字訥宜靈壽人歲貢生清獻宰靈壽講學聞而服膺嘗爲松陽講義跋曰程朱者孔孟之傳人先生又程朱之傳人舍程朱而求孔孟非孔孟舍先生而求程朱豈真程朱哉每勸生徒曰敦品當自不恥惡衣惡食始清獻卒首倡建祠著有見山

文集客園蟬響集參景陸粹編

馬先生子騰

馬子騰字鄧如靈壽人拔貢生官密雲縣教諭從清獻游在師友閒清獻嘗賦滹沱篇贈之輯四書大全曾與校訂參景陸粹編

王先生素行

王素行字繪先平湖人孝友樸實不欺然諸學宗朱子嘗勸從

游者讀小學就正於清獻清獻卒爲草創年譜年六十始補諸生家甚窶日惟噉粥冬衣布袴仍孳孳力學不倦云參平湖縣志

陳先生嘉綬

陳嘉綬字彭年號耐庵金山人清獻妹婿好學不倦藏書甚富嘗云窮達天也若不讀書便不識義理不識義理何以爲人清獻深韙其言子濟字簡庭服膺舅氏遺訓嘗奉清獻所撰劄記分類編次爲三魚堂牘言十二卷序而刻之參三魚堂日記及牘言

三魚私淑

焦先生袁熹

焦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性至孝事親著書不求聞達鄉薦後自以非用世材遂不會試勵志聖賢之學嘗慕清獻而心師之顧未一游其門五十二年大學士王頊齡李光地

俱以實學通經薦以親老固辭後選授山陽教諭仍乞終養不
赴雍正十三年卒年七十六所著有春秋闕如編八卷此木軒
四書說九卷經說彙編六卷讀四書注疏八卷此木軒紀年略
五卷儒林譜一卷小國春秋一卷太極圖說就正編一卷太玄
解一卷潛虛解一卷九歌解二卷經世輯論五卷雜著八卷談
佛乘贅語五卷尙志錄一卷詩文集二十餘卷

參史傳 四庫
提要 學案小

沈先生近思

沈近思字位山號閭齋又號俟軒錢塘人少而夙慧六歲請於
父曰仁爲何物父大奇之九歲喪父家貧入靈隱寺爲僧少長
返爲儒與沈士則浚嘉印游得應摛謙遺書乃知正學有在旣
補諸生益厲志爲學嘗曰人欲窮理學孔孟自朱子四書集註

章句始欲修行敦倫自力行朱子小學始以程子語書坐右曰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復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
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節不自知其手舞足
蹈也康熙庚辰成進士久之乃謁選授河南臨潁知縣單車就
官謝請託卻餽遺謹號令禁科派立紫陽書院教士以立心誠
敬於治經則務專一精熟縣西葛岡村其俗惡爲置塾課村童
立書程簿躬教督之化行俗易在官七年舉卓異擢廣西南寧
府同知執法不避權貴與知府忤乞病歸朱文端軾撫浙時以
賢能薦聖祖命調取引見令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閩督滿
保請以知府發福建檄署臺灣知府先生作遠慮論四篇當時
多採其議行之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力清銓法吏
不敢欺晉太僕寺卿仍領文選司事二年超授吏部右侍郎四

年充江南鄉試考官世宗以先生命題正大策問發揮性理特明諭嘉獎五年擢左都御史是年冬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太子少傅諡端恪先生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所編鳳興錄誦法清獻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爲師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十四卷其他所著有學易隅見錄學詩隅見錄讀論語註隅見錄小學詠勵志雜錄眞味詩錄天鑒堂詩文集

參史傳 彭啟豐撰墓誌銘 杭世駿撰神道碑 全祖望題神道

碑後 錢儀吉書神道碑後 學案小識

勵志雜錄

居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聖賢亦無他巧妙只如此用工夫更不用別計較凡人之歎老嗟卑者終是不曾用功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君子當終日對越上天也人頭上虛空處卽是天日間無事便存此心夜間夢寐亦存此心則敬心常存邪念不起久久純熟便時時以己心合天心

潛庵先生曰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此程朱之眞脉也誠僞之分人鬼之關也今所謂才智者盡是些鬼家活計講得趨避法豈所謂才才須從一片至誠做出

學者用功全在變化氣質方有進益若不能變化氣質雖終歲讀書講學於自己身上全無交涉到得老年日暮途窮依然故我諸葛武侯所謂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世間難處的境漸能處得難忍的事漸能忍得難耐的人漸能耐得便見學問進處

文王開口教人是一貞字貞者正也周公開口教人是一潛字
潛者藏也大約人須守正潛藏不收斂堅固便不能發散暢達
人惟是洗卻私欲之心與天相對便廣大清明所謂君子終日
對越在天也一部詩經吾取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是確實用功處也君子畏天命則私意自無所
容

爲學而好名則所得皆虛爲政而好名則所行皆僞程子曰爲
名與爲利清濁雖不一其利心則一也旣思利於己必有害於
人如何得有實惠及於百姓
讀書切忌貪多草率讀完便是不曾讀四書集注須是時時溫
習而日有新得一番讀後便增一番識見多一番意味
附錄

先生成進士出孝感熊文端賜履門下赴選時孝感將致政歸
先生上書論孔廟從祀於道統正傳有未當者其略云孔子之
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爲繼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卽同
乎孔子也異乎朱子者卽異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後與朱子
歧途異軌者亦並從祀其時因功業之高聲名之盛又以門人
徧滿附和者多遂至謬誤相沿習焉不察使千聖相傳心法如
精一之旨博約之訓知行之序誠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
入聖者此大惑也因極論陸稼書侍御學術純正宜膺祀典孝
感深韙其言後侍御竟列從祀其論自先生發之

神道碑

先生爲選君尙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先
生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尙書曰可先生曰不可尙書怒先
生持之益力良久尙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入告世

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

全祖望題神道碑後

晉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公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先生獨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先生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世宗曰汝爲學道乃私妻子乎先生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雖不用先生言而亦不怒也

同上

先生少時嘗在靈隱寺爲僧爲吏部侍郎嘗獨對世宗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先生曰臣少年潦倒時逃于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

願皇上爲堯舜不願皇上爲釋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睿聽世宗改容領之曰良是臨川李紱聞而歎曰君子哉聞齋也

同上

本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著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旣乃沈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隄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表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公喜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纒纒而不能自止

天鑒堂文集雷鉉序

楊先生開基

楊開基字履德號惕齋金山人乾隆丙子優貢從陸聚侯游學宗清獻以松陽鈔存爲清獻晚年手定之書世所刻本頗多刪節因重爲編訂分道禮爲學處事教學辨學術觀聖賢六門而別以己意附識於後頗有發明又作年譜定本辨誤其自著有春秋四傳存疑三禮臆說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

參史傳四庫提要

吳先生光酉

吳光酉字豐在秀水人諸生祖源起官禮科給事中爲清獻大科舉主先生娶倪貽孫女移居平湖誦法清獻訂刊年譜

參嘉興府志

景陸粹編

清儒學案卷十終

卷之六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